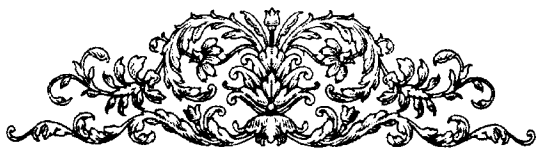


翻译：  
理论与实践探索

孙致礼 著



译林出版社



---

# 翻译：

---

## 理论与实践探索

---

孙致礼 著

---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 / 孙致礼著.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9

ISBN 7-80567-986-X

I. 翻… II. 孙… III. 翻译理论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4770 号

**书 名** 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  
**作 者** 孙致礼  
**责任编辑** 孙 峰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p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625  
**插 页** 2  
**字 数** 153 千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86-X/I·622  
**定 价** 11.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选编了笔者十多年来所写的有关翻译的十余篇文章，下篇则收集了笔者近一年多来为《中国翻译》“翻译自学之友”专栏所作的英译汉练习。把这两项内容编辑在一起，且分别冠以“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乃是因为我相信“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这个道理。

翻译作为一项思维活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矛盾丛生”。比如，你想力求“忠实”，又怕引起“不美”，你想求“美”，又怕引起“不忠”；你想传达“洋味”，又怕造成“洋腔”，你想避免“洋腔”，又怕丧失“洋味”；你想接近作者，又怕失去读者，你想取悦读者，又怕背叛作者……总而言之，矛盾重重，左右为难。解决这重重矛盾，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重此轻彼，二是两者兼顾。前一种做法可能省劲一些，也可能更“潇洒”一些，但终究有违于翻译的使命；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产生真正优秀的译作。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唯物辩证法。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在这十余篇文章中，从1985年的《洋味与洋腔》，到1992年的《也谈神似与形似》，到1996年的《翻译的辩证论》、《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到1997年的《引导学生树立辩证的翻译观》，到1999年的《翻译的异化与归化》，都在试图阐述翻译的对立统一原则；特别是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一文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翻译中应该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有人读后说：“你的道理说得都对，但是不是有些搞折中？”笔者的回答是，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决不可与“搞折中”混为一谈。我们主张，对于矛盾的双

FS3P/07

方,不可顾此失彼,或重此轻彼,而应统筹兼顾,统一权衡。这统筹兼顾也好,统一权衡也好,决不是“半对半”的对分,译者所要选择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居中心”,而是矛盾双方都可接受的最佳“融汇点”。笔者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一文中,对此说得比较具体。

同样的道理,“一分为二”的原则也可以用来指导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以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为例。本来,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正如 Lotman 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根植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中,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自然结构为中心的。”然而在翻译中,译者不仅要重视语言和文化相一致的一面,而且还要注意两者之间有所差异的一面。语言是传达文化信息的,因而往往含有本民族的文化色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文化内涵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浓厚淡薄之别的。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些言语的“共性”大一些,民族“特性”少一些,有些言语的民族“特性”大一些,“共性”少一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握翻译的另一条原则:在“纯语言层面”,可以进行必要的归化,而在“文化层面”,则应尽量争取异化。笔者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和《文化与翻译》等文中,都涉及了这一点。

笔者认准了翻译的辩证论,实践中也尽量以此为准则。近一年多来,我应《中国翻译》编辑部之邀,为该刊的“翻译自学之友”提供英译汉专稿,更是在有意识地贯彻翻译的辩证法。现在,我把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十篇拙译,加上另外两篇习作,放在“理论探索”之后,供读者检验、批评。

孙致礼

1999年3月

# 目 录

前 言 .....	1
-----------	---

## 上篇:理论探索

1. 翻译的辩证论 .....	3
2. 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 .....	14
3. 翻译的异化与归化 .....	26
4. 引导学生树立辩证的翻译观 .....	39
5. 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 .....	47
6. 也谈神似与形似 .....	54
7. 文化与翻译 .....	60
8. 谈新时期的翻译批评 .....	71
9. 亦步亦趋,刻意求似 .....	82
10. 重在传神,贵在入化 .....	90
11. 评《名利场》中译本的语言特色 .....	98
12. 英语概念抽象词语的翻译 .....	109
13. 洋味与洋腔 .....	118
14. 我译《傲慢与偏见》 .....	126

## 下篇:实践探索

1. 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 137  
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第一章)
2. Jane Austen: *Northanger Abbey* ..... 144  
简·奥斯丁:《诺桑觉寺》(第五章节选)
3. Emily Bronte: *Wuthering Heights* ..... 149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下卷第十八章节选)
4. Thomas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 154  
托马斯·哈代:《德伯维尔家的苔丝》(第二章节选)
5. Stephen Crane: *The Open Boat* ..... 161  
斯蒂芬·克莱恩:《海上扁舟》(节选)
6. Winston Churchill: *Harrow* ..... 168  
温斯顿·丘吉尔:《哈罗公学》
7. Bertrand Russell: *The Unhappy American Way* ... 175  
伯特兰·罗素:《美国人的忧郁癖性》
8. John Howard Griffin: *Into Mississippi* ..... 180  
约翰·霍华德·格里芬:《进入密西西比》
9. N. Scott Momaday: *The End of My Childhood* ... 185  
N·斯科特·莫马迪:《告别童年》
10. Joseph Wood Krutch: *The New Immorality* ..... 190  
约瑟夫·伍德·克拉奇:《道德沉沦新议》
11. Isaac Asimov: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Brain  
and a Computer* ..... 197  
艾萨克·阿西莫夫:《电脑与人脑的差异》

12. Scott Russell Sanders: Women and Men ..... 202  
斯科特·拉塞尔·桑德斯:《女人与男人》



# 上篇：理论探索



## 翻译的辩证论

长久以来，我国翻译界一直存在着“艺术派”与“科学派”、“神似派”与“形似派”、“意译派”与“直译派”之间的争论。大致说来，这一对对派别又可以概括为两大派，因为前者（“艺术派”）认为翻译是艺术，实践中比较注重神似，而且大多偏爱意译，而后者（“科学派”）则认为翻译是科学，实践中比较强调形似，大多喜欢采用直译。这两大派争论来争论去，结果总是各抒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从实践效果来看，“艺术派”的译文以明白晓畅为特色，容易为读者所喜爱，但是，由于不拘形式的缘故，难免或多或少存在有失严谨的缺陷；而“科学派”的译文虽以忠实、严谨为特征，但又容易出现生硬拗口的弊病，读起来不是十分顺畅。

近些年来，笔者经常思索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能不能既不偏倚这一派，又不偏倚那一派，而是取两家之长，避两家之短，做一个“科学的艺术派”？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从辩证的观点看，艺术与科学、神似与形似、意译与直译构成了一对对的矛盾，矛盾的两方面不仅是对立的，还应该是统一的，只有将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才能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

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谈谈翻译的辩证认识论。

## 一、翻译的实质：艺术与科学熔为一炉

文学翻译的实质是什么？有人说是科学，有人说是艺术。由于认识上存在分歧，实践中就出现了“科学派”和“艺术派”的明确分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对书中一句话的前后两种译法，便是一个例子。

在小说第二卷第十一章，女主角伊丽莎白拒绝男主角达西的初次求婚时，愤然说了这样一句话：“I had not known you a month before I felt that you were the last man in the world whom I could ever be prevailed on to marry.”

王科一做了这样的传译：“我还没有认识你一个月，就觉得像你这样一个人，哪怕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愿意嫁给你。”

由于心怀偏见和听信谗言的缘故，伊丽莎白当时对达西真可谓“深恶痛绝”，因而说起话来气势汹汹，言词激烈。小说译者较好地传达了这种气势，译得颇有艺术感染力，但是懂英文的人看得出来，译文在突出“艺术性”的同时，却忽视了“科学性”，因而便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伊丽莎白是个有教养的女子，不该说出“天下男人都死光”这种粗话；其二，译者置 ever（永远）和 be prevailed on（被说服）于不顾，简单地译成“不愿意嫁给你”，也有失严谨。

后来，该出版社再版这本书时，请人对原译做了少许修订，被邀者想必是一位英语学者，将这句话做了这样的修改：“我还没有认识你一个月，就觉得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天下男人中我最不愿意和他结婚的就是你。”

显然，修订者看出了原译的缺陷，便试图加以纠正，不想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顾了“科学性”，却忽视了“艺术性”，采取机械的办法去硬译 the last man in the world 一语，致使译文疙疙瘩瘩，完全失去了原作的气势。

同一句话，由“艺术派”来译，译文虽有艺术魅力，却有失严

谨，经不起推敲；由“科学派”来译，虽在形式上顾及了“科学性”，却失去了原文的艺术魅力。那么，我们能否将“艺术”和“科学”结合起来，做出两全其美的传译呢？我想应该是可能的，起码，这句话可以这样翻译：“我认识你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觉得哪怕我一辈子找不到男人，也休想让我嫁给你。”

文学翻译是语言的再现艺术。这“再现艺术”四个字，恰好说明了文学翻译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艺术，另一方面，它又带有科学性。实践证明，缺乏艺术性的译作是没有感染力的，而不讲科学性的译作，则不是“再现”原作，而是歪曲原作，背叛原作；只有将艺术和科学熔为一炉，才算得上合格的翻译。

说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在今天的文学翻译界想必是容易接受的，即使“科学派”的人也不会否认这一点，因为道理很简单，原文既然是一件艺术品，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所谓译文的艺术性，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具有一定的文采，而且要像茅盾说的那样，“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至于说到文学翻译的科学性，恐怕就不是人人接受得了，因为有人会说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的确，翻译与翻译学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是应该承认，翻译是大有学问的，无论是理解还是表达的过程中，都涉及到科学性问题。每个翻译工作者大概都有这样一个感受：文学翻译不仅需要发挥艺术创造性，而且还往往有规可循。其实，这“有规可循”本身，就是个科学性问题。翻译首先要解决一个精确理解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必须具有十分扎实的外语基础，必须具备一定的语言学、语法学、语义学、修辞学、文体学等方面的知识，否则，“精确的理解”就会变成一句空话，翻译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另外，一个译者还要熟知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之间的差异；惟有如此，才能在翻译中既保存原文的

风味,又能避免令人头痛的“翻译腔”,译出读者喜闻乐见的译文。

有人说,理想的翻译家应该既是一个外语学者,又是一个本土作家。说得明确些,一个称职的翻译家必须兼备两方面的能力:一方面,对原文语言要具有外语学者那样的感悟力,另一方面,对本国语言要具有本国作家那样的驾驭能力;这两方面的能力越强、越平衡,其翻译水平也就越高。打个比方来说,“两头轻”固然不行,“一头沉”也不行,非得做到“两头沉”不可。卞之琳、查良铮所以成为卓著的翻译家,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对英语语言和英国诗歌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且本身就是很出色的诗人。杨必所以能把萨克雷的《名利场》译得惟妙惟肖,使之成为我国最优秀的小说译作之一,就是因为译者不仅打下了深厚的英语根底,而且还是一个文笔轻灵、俏皮的汉语散文作家,翻译《名利场》这部讽刺作品,对她来说,可谓如鱼得水。

总之,我们的文学翻译工作者要充分认识翻译的双重特性,既不宜做单一的“科学派”,也不宜做单一的“艺术派”,而应该集科学和艺术于一身,做一个“科学和艺术派”。在具体实践中,既不能只求“艺术性”而不顾“科学性”,也不能只求“科学性”而不顾“艺术性”,一定要统筹兼顾。

## 二、翻译的标准:神似与形似兼而顾之

我们用汉语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由于两种语言差异太大,往往只能求得“近似”,而无法达到“等值”。因此,我国译界先辈提出的“神似论”和“形似论”,我们还应视为圭臬,加以继承和发展。

关于如何掌握“神似”和“形似”的尺度,要数傅雷先生“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主张给人印象最深,影响也最大。近些年来,有人对傅雷的见解提出了一些补充,也有人对之做出了善意的解释。我们认为,不管傅雷的本意如何,“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这个理论本身,容易引起不同的解释,特别容易在青年译者中造成重神似轻形

似的倾向,因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全面认识神似和形似的关系。

我们翻译文学作品,特别是翻译名家的作品,内容和形式应该是浑然一体的,不应该是你不相关,甚至格格不入的。德国文艺批评家和翻译家希勒格尔曾经说过:“一个严谨的译者,不仅会移植一部杰作的内容,而且懂得保存它的形式的优美和原来的印象,这样的人,才是传达天才的信使。”换句话说,一个好的译者,不仅要善于传“神”,而且要善于传“形”。

像其他矛盾一样,神似和形似这对矛盾也有主次之分,这就是:神似是第一位的,形似是第二位的。但它们又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我们决不能因为重神似而忽视形似。作为表达的出发点,译者不可顾此失彼,而应在神似和形似之间统一衡量,尽量做出“神形皆似”的传译,也就是说,不仅要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而且要尽量忠实地译出原文的形象语言,甚至体现出原文的优美形式。

下面,让我们看看欧文的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对主人公的一段介绍:

I have observed that he was a simple good-natured man; he was, moreover, a kind neighbor, and an obedient hen-packed husband. Indeed, to the latter circumstance might be owing that meekness of spirit which gained him such universal popularity; for those men are most apt to be obsequious and conciliating abroad, who are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shrews at home. Their tempers, doubtless, are rendered pliant and malleable in the fiery furnace of domestic tribulation; and a curtain lecture is worth all the sermons in the world for teaching the virtues of patience and long suffering. A ter-magant wife may, therefore, in some respects, be considered a tolerable blessing; and if so, Rip Van Winkle was thrice blessed.

请看万紫、雨宁的译文：

刚才我已经说过，他是个淳朴善良的人；非但如此，他还是个和气的邻居和一个驯服的怕老婆的丈夫。实际上，他那到处受欢迎的温和性情可以说是由于怕老婆而来的；一个人在家里受惯了泼妇的教训，到外面就最容易处处随和，事事顺从。他的脾气，毫无疑问，就是在家庭磨难的熊熊的火炉里受过锻炼，才变得柔软和有韧性；看起来，要教人养成耐心和坚忍的美德，一次账中说法抵得过全世界的说教。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有一个泼辣的妻子，也可以看作是相当有福气的；要是这样，瑞普·凡·温克尔就有三倍的福气了。

在这里，原文作者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绘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小人物，使人觉得情趣盎然，余味无穷。两位译者紧紧抓住这一主要特征，充分再现了原作的神韵，诸如“他那到处受欢迎的温和性情可以说是由于怕老婆而来的……因此……有一个泼辣的妻子，也可以看作是相当有福气的；要是这样，瑞普·凡·温克尔就有三倍的福气了”之类的文字，其笔调之诙谐幽默，比原文毫不逊色，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对于某些形象的字眼，如 *the fiery furnace of domestic tribulation* 和 *a curtain lecture*，译者忠实地直译作“家庭磨难的熊熊的火炉”和“账中说法”，真可谓“神形皆似”的典范译文。

当然，“神形皆似”并非处处行得通。在神形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也不可勉为其难，而应像傅雷所言，“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也就是说，尽量传其“神”而舍其“形”。

下面，请看欧·亨利《麦琪的礼物》开头两段描写：

One dollar and eighty-seven cents. That was all. And sixty cents of it was in pennies. Pennies saved one and two at a time by bulldozing the grocer and the vegetable man and the butcher until one's cheeks burned with the silent imputation of parsimony that



such close dealing implied. . .

. . . In the vestibule below was a letter-box into which no letter would go, and an electric button from which no mortal finger could coax a ring.

再看王仲年的译文：

一块八毛七分钱。全在这儿了。其中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死乞白赖地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当时脸都臊红了……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钮，除非神仙下凡才能把铃按响。

欧·亨利以文字生动活泼而著称，他经常运用俚语、双关语、谐音、谐音和旧词新意，这些都很难做出“神形皆似”的传译。每逢遇到这种情况，王仲年都以“传神”为宗旨，力求把诙谐幽默和言外之意传达出来。如作者描写德拉如何凑“铜子儿”时，大胆地使用了一个形象的字眼：bulldozing。这个词本是“用推土机推土”的意思，作者用来形容德拉如何同卖主讨价还价，烘托了她的“坚韧不拔”。这个词是无法照直翻译的，译者考虑到汉语的习惯，将其译作“死乞白赖地硬扣”，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收到了与原文相似的效果。另外，no mortal finger could coax a ring 一句，若译成“凡人谁也不能把铃按响”，虽然形式比较接近，但缺乏韵味，王仲年译为“除非神仙下凡才能把铃按响”，则充分体现了“艺术性翻译”的创造性，让人品味到了欧·亨利那特有的诙谐。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作为翻译原则，不应该是无条件的，而应该是有条件的。理想的译文是“神形皆似”，译者应该尽量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但凡可以做到“神形皆似”的，就应全力争取，而决不放过机会；只有在神形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才退而只求“神似”。